

# 南雅

饒宗頤美術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978-988-18330-4-4

寫意由心 · 周漢標金石書畫藝術

專輯



# 南雅

寫意由心·周漢標金石書畫藝術 專輯

顧問 饒宗頤

本卷編委 鄧偉雄 黃澤森 孫少文 周漢標 胡西龍

陳廣權 曹愛國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鄧偉雄 陳廣權

執行編輯 曹愛國

封面題字 饒宗頤

裝幀設計 曹愛國

攝影 田彥文 永愛國

出品 饒宗頤美術館

國際書號 ISBN: 978-988-18330-4-4

主辦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饒宗頤美術館

國際事務 香港薄扶林大學道2號5樓

電話 (852) 2241 5598

國內事務 廣東東莞市長安鎮東門西路一號

電話 (0769) 8150 1515

印刷 東莞新揚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 港幣六十八圓

聲明:

所供稿件的肖像權及其它版權問題均已合法解決, 由此引發的任何問題和出版者無涉。凡向本書投稿之作者均被認為已經作出上述聲明或承諾。如有印裝錯誤, 請向本刊聯系退換。

# 目錄



寫意由心·周漢標金石書畫藝術專輯 二零一四年八月

自序	3
高興就行·周漢標	
致敬異端·周智琛	4
寫意，祖宗留給我們的最好禮物	10
問道經典·古意書法系列	25
半壁齋硯邊點滴滴·周漢標	
墨海尋我·本意書藝系列	49
我的藝術自白·周漢標	
裂變時空·創意書象系列	73
周漢標：千萬別把書法當寫字·穆肅	
印過留痕·尚意篆刻系列	89
胸中丘壑·隨意山水系列	109
藝術玩家周漢標·賓陽	
梵心墨像·禪意小品系列	127
周漢標的藝術「玩道」·常思愛	
周漢標從藝歷程	146

# 目錄



寫意由心·周漢標金石書畫藝術專輯 二零一四年八月

自序	3
高興就行·周漢標	
致敬異端·周智琛	4
寫意，祖宗留給我們的最好禮物	10
問道經典·古意書法系列	25
半壁齋硯邊點滴滴·周漢標	
墨海尋我·本意書藝系列	49
我的藝術自白·周漢標	
裂變時空·創意書象系列	73
周漢標：千萬別把書法當寫字·穆肅	
印過留痕·尚意篆刻系列	89
胸中丘壑·隨意山水系列	109
藝術玩家周漢標·賓陽	
梵心墨像·禪意小品系列	127
周漢標的藝術「玩道」·常思愛	
周漢標從藝歷程	146



## 自序

# 高興就行

感謝上蒼眷顧，感恩祖宗積德，讓我今生有幸與藝結緣，令我人生不斷刷新快樂。

初入大學，業師楊寶霖先生便給我來函，教導曰：「為學之道，先博而後專。古今中外、歷史地理、醫卜星相、琴棋書畫，無一不涉，並於各科之中，專精一味，然後始成」。遵循師囑，我多方習藝，於文學戲劇、詩書畫印、音樂舞蹈、盆栽玉雕等，均有涉獵。於是乎，成了雜家，時常「不亦樂乎」。

而立之後，修半壁書齋，打工之余，將主要精力，用諸研習詩書畫印，並將此作為文人修心之道，耕耘不輟，樂此不疲。在金石書畫的清涼世界裡，我可以不在乎權貴的臉色，不在乎世俗的異見，不在乎市場的風向，擁有自己獨特之思考、獨立之人格和獨自之快樂，可以貼著心前行，心甘情願做自己愛做之事，心蓮長不敗，熱愛而堅持。曾拈打油一首，聊以自慰：「我有一畝田，種在我心窩。田栽四五樹，硯植兩三棵。熱即水中浴，涼就墨裡歌。悠然而自樂，誰能奈我何！」

一九八九年，我之現代書法展出後，至今一直未辦個展，一晃廿五載，彈指一揮間。本次展覽，我將期間習藝樂事，以「寫意由心」為題，分問道經典、墨海尋我、裂變時空、印過留痕、胸中丘壑、梵心墨像六個系列，從古意、本意、創意、隨意、尚意、禪意六個角度，展出金石書畫習作，與您分享，討教於君。

我常以為，為藝之道，我一直在路上。金石書畫，須厚積薄發。展覽僅是過程，最好作品永遠是下一張。研習金石書畫，無非娛樂之道，隨緣且喜，由技入道，自然而然，其實不必太過認真。

習藝初衷，玩玩而已，開心就好；藝無止境，找樂其中，高興就行。

姑且為序。

# 致敬異端

□ 周智琛

在藝術上，太多的人早在襁褓中就被戴上鐐铐。他在江湖中、官場上、圈子裡進進出出，可想而知有多少牽累，但至始至終拒絕被規範、被清理、被馴服，他不當老實人，樂於做一個異端。

平心而論，這數十年來，東莞值得說道的人物，周漢標必是一個。他是東莞的一縫門簾，掀開來，一座城市和一個江湖到底如何，清清楚楚。

他是我十餘年來遇到的頂獨特的人。無論在哪，緊致的面容永遠泛著陳年油畫滲出的光彩，眼神尖銳，氣色狷介，寬松衣物附身，沈香琢玉在手，沙啞的聲音指揮著嘴角連綿不斷、使人不能平靜的識見；誇人、損人、罵人時用詩、用典、用力，但不全是雅致的一類，聽者有時難免愕然、不安，幸好絕

無反感，這率真的個性裡頭，是一筆讓人頭疼的糊塗賬。他骨子裡充滿溫情，一份熱發出兩份光，禮待親朋好友，總是透著一股不可言傳的溫柔，喜歡你，贈玉、贈物、贈字畫，毫無保留，從不計較。甚或有些時候，他會喪失某些原則，擔當起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濫好人，胡天野地，至情至性。

他是位天賦異稟而又孤傲詭異的藝術家。潑墨宣紙、刻石留痕、舞文弄劇，般般大格局、樣樣大氣象。筆下清風明月、嘴上飛沙走石、手中玩物尚志，渾身上下充沛著一種了不起的

野性。這種秉性，說是不被馴服的動物性也無不可，與生俱來，揮之不去。一九八九年，他年二十六，在莞首次舉辦個人現代書法展。啓幕之時，他拿起一把鋼錘，狠狠砸碎一隻裝著「裂」字的畫框，用行動宣告自己是一個憤世和出俗的異端。自此，他永不回頭，靠自我對立創造、成名、燦爛。

按常理說，人至五十，經由半世人情的練達和激蕩，多多少少會有些不自覺或半自覺的世故。閱世一深，別人衡量我們，我們勢必也會謙恭地衡量自己，否則處處是「事」。但他不，與人談書論畫，談古論今，談天論地，最終的脈門都要回到他的價值觀和方法論。在藝術的世界裡，他有潔癖，眼力高，敢說話，不怕得罪人，隨便批兩句，見解奇拔、直擊要害；當然，他再怎樣尖銳，我們都不需要擔憂他在俗世的人情，一般的人才須由他人提攜，天才可以自己成全自己。

在藝術上，太多的人早在襁褓中就被戴上鐐銬。他在江湖中、官場上、圈子裡進進出出，可想而知有多少牽累，但至始至終拒絕被規範、被清理、被馴服，他不當老實人，樂於做一個異端。他的作品自成一宗，骨子裡帶著嬰兒的咿呀、少年的眼淚和老者的微笑。只是好多人不明就裡，貶其擅造奇情，嘲笑他使的是嘩眾取寵的媚俗之計。倘若真這般看他，那可就上當了。在這方面，他絕頂聰明、老奸巨猾，一方面大張旗鼓解構藝術，一方面不動聲色隱藏源頭。殊不知，他所寫的每個字、所畫的每條線、所取的每個意境都有源頭，不信的話，盡可去中國書畫史上找它們的血親和蹤影，你一定不會失望，你





還會進而明白，他其實在以變通和禪釋的方法來寫字、畫畫、治印，這是一種生來彪悍的大破大立，也是一種源來自由的大智如愚。

他的整個創作，根植於經典，燦爛於自由，與魏晉寒士、道士和尚有一種精神上的親戚關係。他善於在舊人舊物、破瓦枯紙上追尋和復原世界的本真和奇趣。他用筆古怪，以各種羽翎為毫，執在指尖，輕點宿墨，運筆如雲，像太極拳法一般，纏轉之間，全是內勁，所到之處，天連衰草，寒鴉萬點，燈火黃昏。其筆力和情趣化在紙間，無論是隸是篆是草，還是花鳥、山水、人物，其韻致敷上的荒寒和自然，流露出的可是他清逸淡古的功架和情懷。從這點說來，他雖為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卻的的確確是魏晉精神的遺腹子，難怪他自愛又自負，並自成標格。

一直以來，他孤高、玄妙、瀟灑、自樂、才氣縱橫，有貴氣和鬼氣，這是為藝術的狀態；他交友、吃飯、喝茶、打球，也都拿藝術來要求，自是與眾不同。

他是藝術家，亦是不折不扣的文化官員和藝術領袖。我見識過他用毛筆寫公文材料的奇景，眉目緊鎖，尋字獵句，金草徐行，這形象分明由分裂、莊嚴和細膩構成。我斷定，就算有一天他退休，亦有一種命運無可抗拒——戴著鐮鏢跳舞，蒙上眼睛射箭，在東莞，愛東莞，許多時候，他愛得辛苦、愛之盲目。

他是書法家、篆刻家、畫家，他更是東莞的赤子、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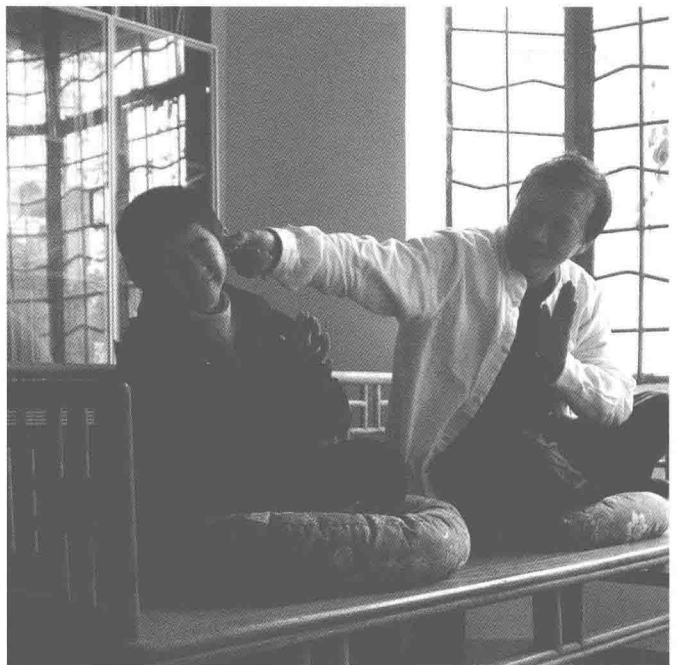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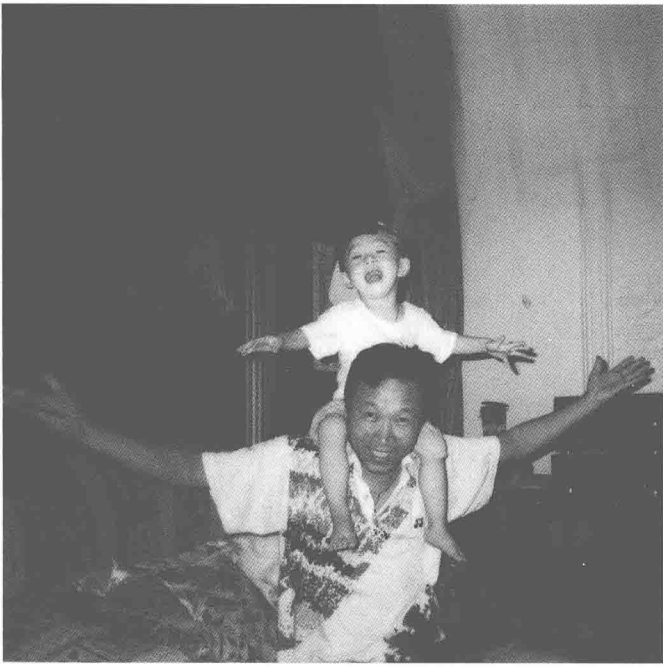


大興的精銳、藝術創作的領袖、原創音樂劇的推手、藝術管理的官員。但他絕沒有普通技術官僚那種無可脫離的公式化、概念化、標籤化，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藝術家型官員，三十年來，他無一日懈怠，無一日不在沈思和創造東莞文化的走向和路徑。他推動、參與和見證了改革開放以後東莞文化建設幾乎所有的大項目和大事件。走在前台是先鋒，躲著背後也是最為重要的幕僚。這幾年來，他最廣為人知的標籤是東莞原創音樂劇的重要推手和先鋒文化的旗手，他孜孜不倦地做，真真切切地愛，像是傷疤滿身的孤膽英雄，心有委屈、心有不甘，心有遺憾，但愣是把一座城市要高雅進化的雄心立了起來。他借七年七部引動全國視聽的音樂劇，向全國輸出東莞文明和南粵情懷，經年竭力，使之豐富，使之強大。為東莞的文化大興，他堅韌的精神和隱忍的功夫令人驚嘆，估計也令有些人煩惱。

由此，我要大膽地說，他之於東莞，是一份很厚很重的禮物，是東莞文化教父級別的不可替代的一員，是東莞可以深刻對話全國藝術的為數不多的人物。於我看，他作為一種象徵意味十足的獨姿能有多少年餘波不可知，但今後的東莞乃至廣東都不會多見。這座城市若要大興文化，並要有益於名教，這一等一的人才，不僅要為之驚嘆，更要精心珍惜。

我常想：東莞，甚麼時候可以出個藝術大師呢？如果一切好的機緣、努力、才德能在三十年內薈萃，說不定，最先出來的那位，就是周漢標。





# 寫意，祖宗留給我們的最好禮物

## 周漢標金石書畫訪談錄

今年六月上旬，《中國文藝家》雜誌社編輯部執行主任馮楚就金石書畫傳承與創新，專題採訪了周漢標先生。結合「寫意由心」周漢標金石書畫展的策展，分問道經典、墨海尋我、裂變時空、印過留痕、胸中丘壑、梵心墨像六個系列，從古意、本意、創意、尚意、隨意、禪意的角度，著重對「寫意」這一話題進行了對話與探討。

### 問道經典：古意書法的傳統把握

**馮楚：**聽說您最近要在長安饒宗頤美術館舉辦金石書畫展，下半年這個展覽還將去廣州和北京國家畫院美術館展出。為甚麼要把展覽的主題定為「寫意由心」呢？

**漢標：**書畫印，俗稱「三絕」；詩書畫印，潘天壽稱之為「四全」。古代書畫大家通常是「四全」者，可惜，現今的畫家大多已不屬於詩、書、印的研習了，本來作為文人必須的修

養，如今反倒變得是難能可貴了，這次個展將同時展示金石書畫，反而成了展覽的特點了。至於「寫意」，這是我們的老祖宗遺留給我們的最好的禮物。有了「寫意」，中國書、畫、印等藝術才能感人肺腑，扣人心弦。寫意其實是寫心，有別於洋人的造型表象，探求的是靈魂深處的共鳴。我不反對塑形，但我認為，「寫意」做好了，應該比僅僅「寫形」要高級。我們可千萬不能把祖宗留給我們的好東西給弄丟了。

**馮楚：**您展覽的第一個系列是「問道經典」古意書法系

列，主要展示您的臨摹習作。中國書法歷史長河中，產生的經典應該很多，那麼，您心目中的經典應該是甚麼？

**漢標：**要問道於經典，必須要搞清楚「經典是甚麼」和「如何把握經典」。中國書法歷史五千多年，正宗的經典應該在秦漢，因為秦漢的文化還沒有被轉基因。然而，西漢以後，儒、道、釋開始被悄悄轉了基因，某些方面已逐漸轉變成了為統治者奴役人民的工具。任何一門藝術，當它奴性十足的時候人性就少了，它的文化屬性也相應減少。書法如果被轉了基因，文化含量減弱，也應該不算是甚麼好經典。中國書法最正宗的經典應該是厚重、古樸的，往往是剛毅、木納的。所以傅山強調要「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

我們心目當中的書法經典也有可能是被轉基因的，即便是二王的體系作為經典也有可能被放大。大家都覺得王羲之寫的字最好，其實王羲之的《蘭亭序》真跡被唐太宗帶進墳墓再也挖不出來了，成了神話了，很多人就將馮承素的雙鈎本《蘭亭序》當做王羲之的真跡，認為是最經典的傳世佳作了。

**馮楚：**那麼，對書法經典的學習，您認為應該怎麼把握呢？

**漢標：**對傳統的把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辦法。有的人他「局部深入」。比如有的人一輩子都臨王羲之，到了七八十歲了，還說我仍在路上沒寫好，不敢越雷池半步。我不反對學「二王」，也不反對寫帖，帖通常比較精到，比較靈動，必須



吸收運用。歷史上二王體系有三個高峰：一是羲獻，一是米芾，一是王鐸。三個高峰從傳承到發展，都因為有了新的拓展才留了下來。但是，千百年來，學王羲之的人被淹沒的已不計其數。試想，我們學王羲之，那王羲之學誰呢？王羲之在當時就是創新。因而，我看倒不如直追秦漢，秦漢的書法還是王羲之的祖宗哩。從文化傳承上看，他應是王羲之的爺，我們總不能老認為學了他的孫子的東西就一定最牛。

現在中國書壇絕大多數都是學二王體系出來的，全國展覽獲獎者基本是二王體系。但是，象厚重古樸的金文、漢隸、漢碑、簡牘、魏碑等，造型多蒼古，多寫意。有些碑刻的字還經歷風霜，從裡面我們可以看到自然的線條內質，就那麼直接，就那麼真性情。當然，我們可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我覺得中國文化缺失的更多的是一種雄性。我看，中國書法不缺潘安，倒是需要李達、張飛、程咬金等雄強一些藝術形象。

學習書法我還是主張要「整體把握」。首先必須把中國書法的歷史從頭到尾鑽研一番，把發展脈絡搞清楚。既要學漢人的尚樸，又學唐人的尚法，也學清人的尚趣。然而，學習古人終究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臨摹要為創作服務，創作才是目的。寫我的意，寫我的心才是目的。古人雲：「只留釀蜜不留花」，意思就是吸收傳統應該像蜜蜂採蜜一樣，可以採多種多樣的花，但釀出來的是蜜，不是花。因而，我們總不能臨了王羲之的字，但創作的作品還是王羲之的字，那就等於採了花，釀出來還是花，跟吃飯拉飯一樣。沒有經過消化就拉出來，還



自以為是最高級的，這正是被轉基因的奴性文化的表現！假如一直這樣重復古人，奴性下去，沒有創意，難道還算是藝術創作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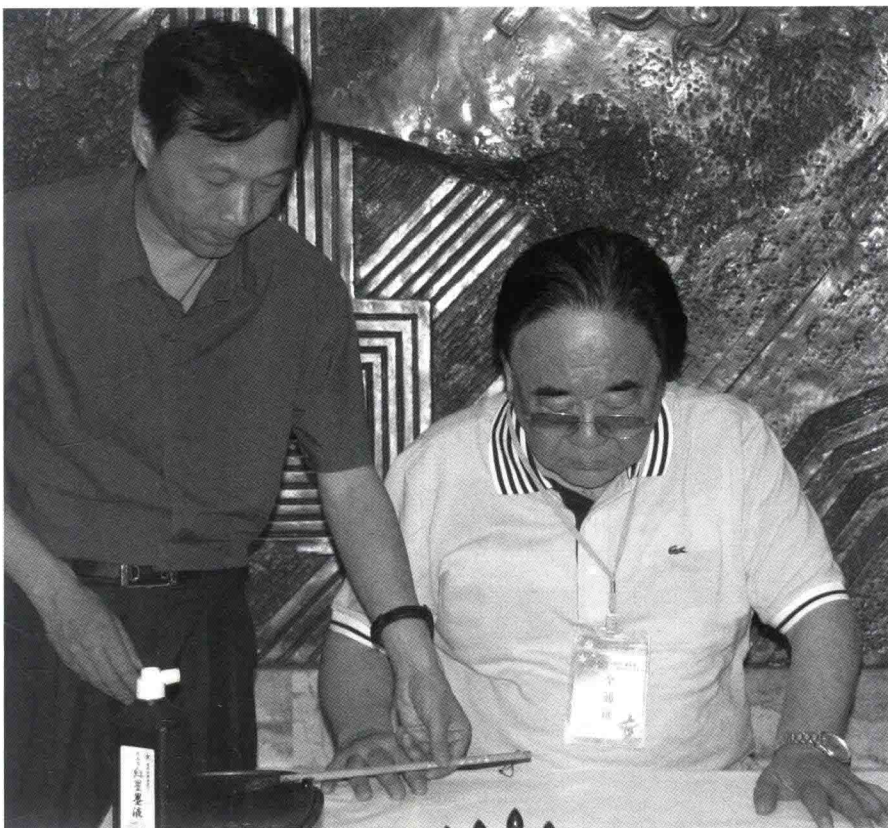
**馮楚：**我也贊同「整體把握」這種辦法，但這種辦法太耗費時間了，在當今文化快餐的時代，要沈下心來廣泛學習，的確不容易，做好了可以出大師哩！

**漢標：**真正有本事的藝術家，應兼收並蓄中國書法歷史中主流的和民間的營養。民間的精粹比如說甲骨文、敦煌寫經、馬王堆簡牘、漢碑、魏碑等，雖然非所謂的「名門正派」，但更真情、率性，我認為也應在經典範疇。我們可以把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東西，還有祖宗的祖宗的好東西，不管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都吸收進來，融合到我們藝術的血液裡面。然後，在你創作的時候，把法度放下，把心拿出來，把性情張揚出來，著重表現我的思想，我的意念。這就是中國人做藝術有別於老外的地方，老外強調的是造形，我們強調的是寫意。

中國文人畫竹子的時候竹葉有可能是不尖的，因為是用篆隸的線條寫出來，畫出了竹子的倔強。比如說畫梅花，我就希望畫得很清高，或者很正直，或者很清冷。現在媒體上經常宣傳，畫得很像就是最好。比如編故事說，畫上好象有一個蒼蠅，上去摸一摸，原來這個蒼蠅是假的，是畫上去的，然後就驚嘆，宣揚這是畫畫的最高境界，這是誤導。其實不是這樣子的，中國畫強調的是寫意，畫的是精神層面的東西。

我們當今的美術教育，也有可能被轉基因了。從上個世紀





初五四運動開始之後，西方的美術教育全面進入並影響中國，中國的美術教育體系的奴性越發顯現，其基本構成是經驗式教育，其邏輯就是：古人怎麼樣，我們就得怎麼樣；洋人怎麼樣，我們就得怎麼樣。不僅要跟古人做奴才，還要跟洋人做奴才。讓學中國畫的都去畫石膏素描了，反而把書法從中國的繪畫藝術上剝離了，這不是把血脈都換了嗎？

至於如何取法，總而言之，我的觀點是：採釀百家蜜，只應釀蜜不留花。採百家花，釀百家蜜才高級。

### 墨海尋我：本意書法的藝術探求

馮楚：您把展覽的第二個系列定為「墨海尋我」，我覺得挺有意思。現在不少人的作品都沒自己了。您是怎麼考慮的？

漢標：問道經典我是在學習，墨海尋我，我是在創作。創作必須有「我」在。墨海茫茫，我在哪裡？假如我創作的作品也僅僅是複製古人的話，那就沒有任何創意，我也不成了奴才